

李姗姗《器成千年》： 从三星堆出发的“成器”之路

□崔昕平

梦回古蜀，用童话文体承载“穿越故事”

《器成千年》聚焦四川广汉三星堆。有人称三星堆带给当代考古发现的惊喜与期待是“创造惊喜没有终点”。“青铜面具”亮相央视春晚，更集中展现了它的文物考古关注度。作为一个四川籍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有责任地介入了这样一个题材，尝试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传达给当代儿童读者。

厚重的三星堆古文化、距离儿童读者认知相对遥远的考古领域如何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去表达，选择怎样的体裁，做怎样的故事架构，取怎样的叙事风格，让硬知识圆融地“化”在感性的文学表达之中，又如何保证涉及的古文化知识的准确性、饱满度，以及情节的不违和、生动性，这些都是作家必须下心力去处理的。《器成千年》首先寻找到了一个属于它的题目，端庄、大气，有着穿越时光的空间感，也有着故事聚焦的着力点。怀着“成器”梦想的一团泥巴名叫“堆堆”，它穿越千年寻找梦想，由古蜀国到考古大坑，再到三星堆博物馆，衔接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国与行至今日的现代文明。

李姗姗选择以童话文体承载这个“穿越”故事，在情节设置上颇有悬念感。作品先呈现了“特别陈列区”展出的新品——一团泥巴。一团泥巴何以也能入展，这泥巴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就构成了作品的阅读动力。作家为这团泥巴赋予了灵魂，这个叫“堆堆”的泥团，在参观的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对的人”——男孩小薯。从现代男孩小薯，想到了3000多年前的好朋友，老陶匠的孙子小黍，梦回古蜀国。因此，《器成千年》也是一个关于小泥人堆堆的“历险记”。

在堆堆这一形象身上，呈现了契合物性的、生动的童话想象。用来放松的“泥巴操”、堆堆的“咒语”及变身过程都写得俏皮童趣，很有画面感，寓庄于谐。作家还为角色赋予了不少巧思，比如俗语中的“惊掉了下巴”，在小泥人身上得以轻松实现。堆堆和它在古蜀国的好朋友——青铜小立人身上，都有着“顽童”的气息，与盛大的祭祀场面描写、气宇轩昂的大立人等大型青铜器形成了鲜明的对冲，让崇高威严变得很接地气。同时，这些大型青铜器也是情感细腻的，它们虽声如洪钟，但面对堆堆和小立人时，又是轻声细语、呵护有加的。作者将青铜世界复原为一个有生命的世界，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境界开阔，颂扬万物有灵的原初生命

作品整体的想象风格，都透着童话的气息，美好、可爱、灵动。堆堆一觉睡了数百年，周围的泥团们想叫醒它，出的主意是掐它一下、咬它一口，或者用狗尾草



《器成千年》，李姗姗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11月

挠痒痒，童心烂漫。文物大坑里的青铜器物们，在夜晚时会纷纷苏醒过来，畅谈人生；夜幕下的展厅里，文物们也会从它们的“玻璃房子”展柜里出来，开月光派对，还喊着充满感染力的暖场号子，甚至殷墟、二里头、良渚等地遗址出土文物们也会隔空联动，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堆堆追寻梦想的路上，有蜈蚣、蚯蚓等小动物的热心相助；堆堆陈列在展柜中时，会做泥巴操、变戏法给孩子们看，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而大人是看不见的。这些角色、场景与情节的设置，均是典型的童话写法。作家处理得自然流畅，读来一派天真。

形式技法层面之外，作品在精神气韵上，则显然追求一种比幻想狂欢更具厚度的文化架构。《器成千年》以“万物之灵”贯穿。开篇第一章的小标题就是“万物之灵”。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大立人手握器物的姿势，曾触发考古界各种假想。出土翘着兰花指的青铜小立人时，小立人双手紧握器物的姿态像极了大立人，再度引发考古专家的各种猜测。李姗姗所做的，是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为这个谜团填充答案：堆堆与小立人询问大立人究竟手握什么时，大立人回答，是“万物之灵”。恰在此时，“一缕阳光穿过云霞、穿过了大立人的手心”，小立人悟到，这就是万物之灵；在堆堆快要被晒裂时，大立人将它护在了自己的手心，堆堆重新生龙活虎，由此感受到这就是万物之灵。

作品境界开阔，具有神话般对原初生命力量的颂扬。洪水来袭时，堆堆也显现出它的不平凡，竟是传说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的神土，呼应了万物有灵的原初世界观。

亲近儿童，复现曾经鲜活的古蜀文明

堆堆最大的梦想是“成器”，由一团泥巴变为好看的陶器。堆堆沉睡了3000年，讲得最多的梦话也是“我要成器”。这个设计，为作品中驳杂的古文化知识素材找寻到一条贯穿始终的“励志”的魂。小泥人堆堆身负成器理想，远古时苦苦寻找陶匠，到了现代则寻找文物修复师。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它也寻找并领悟到另一种“成器”——守在一个地方，做有意义的事情。这来自3000多年前的泥巴，这件随着出土文物被发掘的“填土”，因为其中携带着的粟粒，证明了古蜀国农业文明的存在，于是开篇的悬念找到了答案：一小堆泥巴，与众多陶器、青铜器等文物一样，展览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向现代人类证明着古蜀国曾经的繁荣与文明。

李姗姗在《器成千年》中的语言呈现出儿童叙事诗的语言质地，简约、口语化，富有韵律，朗朗上口。如开篇处：“在古老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神秘的古蜀国。古蜀国里有一座繁华的都邑，叫三星堆古城，城里居住着自由的风，任性的雨，厚重的云，勤劳的蜀人……”事实上，这部作品的语言运用也是富有挑战性的，要求作家以儿童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去传达古蜀文明的历史文化知识。如，去复现远古盛大的祭祀场面、青铜器宏大古朴的壮观风采，去描述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制陶技艺，以及去呈现现代考古知识与考古技术的发展程度。

作家在作品中呈现了大量的、精到传神的描写，尽可能结合考古发现、结合史料记载，蕴含知识性又不失故事性。相信这本书会激发小读者去三星堆等遗址，甚至去考古现场一睹为快的兴趣。相信读过《器成千年》的小读者，再去参观那些博物馆中的文物时，一定能感受到它们所承载的、曾经鲜活生动的古文明气息，同时遐想出更多关于它们的神奇故事。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器成千年》插图

关注

自2020年中央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来，健全美育机制，推动少年儿童美育深化发展成为当下的迫切任务。

美育泛指美的教育，于18世纪50年代由席勒首次提出。借助文学作品向少年儿童传递正向的审美观是家校教育的重要路径，因而，提升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也成为儿童美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的美育不囿于传统的“说教”体系，致力于审美情操和美感的培育。结合数字时代的特质，当下儿童文学的美育功能主要包含美好的思想、自然的态度、生活的趣味及多元的模式。

善之美——美好的思想

人之初，性本善。儿童期尤其是幼儿期的美育，首推善之美。善，指的是带给儿童潜移默化美好善良的思想。王泉根在论文《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2006)中指出，“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儿童文学承担着孵化少年儿童精神品格和审美观的直接作用。儿童文学的“善”并不是为儿童创设一个虚假的世界，恰是为他们进入复杂社会前做好铺垫和信心。儿童文学确实为儿童创设了一个相对理想的世界，一个不那么邪恶和勾心斗角的空间，可并不意味着告诉他们前途坦荡，而是给了孩子一个适应期，让他们有胆量和责任感去适应社会、创造世界。林良在《浅语的艺术》中提到，儿童文学要给孩子们这样的底气，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你不要吃惊，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了爱，有了理想。此后你所过的日子，就是以你心中的爱去化解自私，以你心中的理想去照亮黑暗，以你心中的美去改造世界。”木心说：“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他认为，身为创作者，也需要头脑、才能与心肠兼备。对于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引导少年儿童养成良好心智，为他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感悟，有一幅善意的心肠是第一位的。正如G.K.切斯特顿所说，“童话故事并不真实。它们比真实更真实。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告诉我们龙是存在的，而且因为它们告诉我们龙可以被击败。”由此，儿童文学作品不光要传递给儿童世界是善的，更要传达世界可以在他们的手中变成善的这一理念。

真之美——自然的态度

其次，儿童文学的美育是向“真”的。“真”代表着自然的态度、不卑不亢的表述模式，既不迎合儿童性格的弱点，也不抬高讲述者的姿态。儿童文学需要真诚平等地传递给儿童真实的世界。张国龙认为，“百年中国新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始终弥漫着浓厚的现实主义焦虑。”究其根本，在于对儿童精神认知的不足，缺乏特定时代性特征，将“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新时代的儿童文学要贴近少年儿童的本真生活，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方式来书写他们熟悉的生活。儿童生活的“真”是带有自身独特逻辑的，并非是成人世界的简单复刻。儿童前期处于“泛灵论”的思维模式中，在他们眼中，万物皆可言。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界还开展过“鸟言兽语”之争。因而童书中的“真”并非现实意义上的生活还原，而是切合儿童逻辑的真实，这种真实往往带有强烈的幻想。李利芳在《论发展想象力作为童年文学的主导功能》一文中认为，“解决当前我国童年文学的发展困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美学原点出发，我们需要强化与引领的观念要旨在‘想象力’。”可见，开启儿童的想象力是培养儿童美感、实现儿童美育的重要环节。孙幼军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美学功能，他认为“那是一种稚气的、天真的美”。尤其是对于学龄前的儿童来说，幼年期的审美熏陶对于一生性格和思想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教师要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美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美和创造美。”儿童审美多直接来自现实生活转化而来，因而儿童文学作品也要传递给他们一个相对丰富多元的现实世界。新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既应是当下的、现代的，又应是民族的、传统的。面向“真”的美育给儿童文学的创作带来新契机，我们一方面要扎根现实、立足生活，另一方面要赓续传统、承接文脉，更好地充实少年儿童的想象素材，塑型他们的未来成长。

趣之美——生活的趣味

再者，儿童文学的美育功能还体现在趣之美。有趣是儿童文学的精神原旨之一，亦是儿童文学的传统美学。儿童天生就有一种游戏精神，有趋向于狂欢化的性格特质。抛开天真和幼稚之外，儿童也是富有反叛精神的。巴赫金曾说，儿童擅长将崇高和神圣的东西“降格”化，真实的儿童生活往往也会呈现出怪诞化和游戏化的倾向。作家们如果一味沉溺于教训和道理，就会远离儿童的情趣。奠定儿童期的趣之美，是儿童文学审美教育的重要所在。当下主题阅读较为火热，儿童文学作家通常从一些特定主题出发去创作故事，主题性和文学性以及儿童性的平衡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讨论话题。我们要深刻地领会儿童文学的本质，用富有儿童化的方式来呈现知识、主题及思想。正如林良所说，“我们应该寻觅、掌握的，是‘文学的力量’，尽管我们隐藏着一个‘教育’的目的。”有感于当下少年儿童的课业压力及即将面临的生存挑战，如何用他们熟悉而又充满趣味性的方式去排解他们的精神焦虑，是至关重要的。丰子恺认为，儿童是天生的缪斯、天然的艺术师，他们“每天坐火车、坐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因此，儿童生活的趣味指的是生活的旨趣，也是自然生态的意趣，更是人性自然的生趣。可以说，趣之美真正维护了儿童的主体性。

多元美——多元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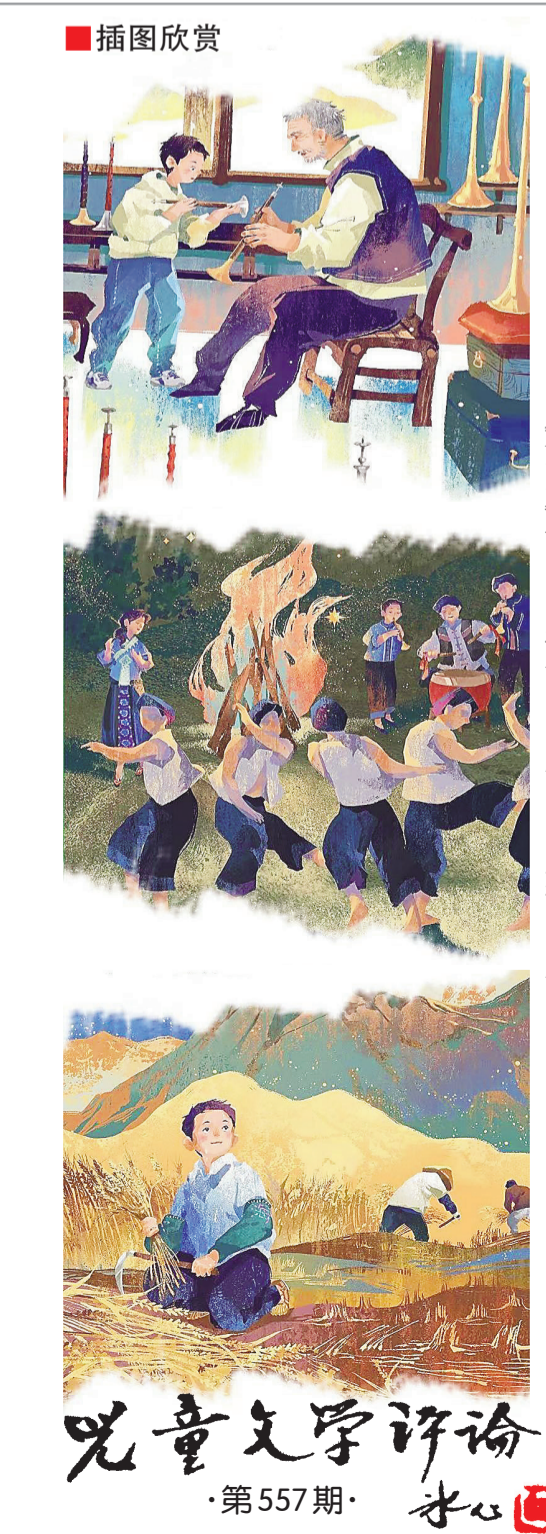
最后，儿童文学的美育功能还面临着数字转型。新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需要结合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随着短视频和碎片阅读时代的到来，儿童文学的创作也迎来了新契机和新挑战。童书出版业“黄金十年”的辉煌过后，儿童文学出版业要持续发掘自身优势，开拓特色版图。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联合建设美育资源的网络平台”“创新学校美育教学模式”。在课程建设之外，课外阅读成为少年儿童美育教育和提升的重点。我们需要完善儿童文学的开发，创设更多层级且充满儿童美趣的文学品类，积极推动亲子阅读、家校阅读等模式。一方面我们要做好经典作品的数字化开发，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出新作品的电子阅读素材。在如今“互联网+”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建立起文学的趣味，调动儿童阅读兴趣，延长阅读注意力，将成为接下来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不同于过往的纸质阅读时代，当下的儿童文学要将美的引导建立在更多的幻想上，让儿童发现自然之趣、游戏之趣、想象之趣。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正促使儿童美育逐步走向跨学科融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仅接受到文学的熏陶，还需要科学、艺术和其他各类领域的知识。少儿读物因此需要融合多个学科的知识来为少年儿童提供全方位的精神食粮。近年来，知识普及类的相关读物也逐渐成为少儿阅读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的方式和轻浅的话语来讲述其他学科的知识，也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出了新诉求。由此可见，以培育中国儿童审美发展为

基础展开的新时代儿童文学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讲师，本文系2022年浙江农林大学课程思政教学项目(KCSZ22033)阶段性成果】

新时代儿童文学的美育功能转型

□严晓驰



插图欣赏

《金喇叭》插图，翟艺琳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9月

动态

期待中国儿童文学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2023年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国际传播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1月20日，“童心的世界 世界的童心——2023年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国际传播研讨会”在中国童话之乡浙江武义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研究和探讨中国儿童文学未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话题。浙江省作协、金华市作协、武义县政府领导，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代表、作家汤汤、黑鹤，以及罗杰·米罗、沃内·库尼亚·坎诺尼卡、奥利弗·理查德、苏嘎特·拉特纳瓦克等外宾出席了本次会议。开幕式由金华市委宣传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童咏雷主持。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介绍了浙江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概况，充分肯定了浙少社与武义县政府联手为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出海扬帆护航的努力，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推进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郑磊充分肯定了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工作中的重要贡献，肯定汤汤和黑鹤作品的国际传播价值。他表示，作协将把“70后”新生代作家作为对外传播的重点对象，希望出版机构能主动地搞好对外推介。

在活动现场，“2024中国童话走出去”仪式正

式启动，签订了包括境外出版、阅读推广、童话研学、投资项目等多领域的童话合作协议。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人孙建江主持了随后的研讨环节。汤汤、黑鹤结合各自经历回溯了创作历程。汤汤认为，故事是个人的情感和思想的体现，一路走来，她追寻有温度、有力量的童话境界，并期待世界上更多孩子能读到她的童话。黑鹤自述他的作品以中国北方的草原和森林为背景，试图以小说的形式重构中国北方的荒野文化，给孩子们提供一种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诗人高洪波，格林奖得主、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IBBY原主席、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张明舟等以视频形式发表致辞。会议现场，罗杰·米罗、李利芳、陈香、沃内·库尼亚·坎诺尼卡、王宁等中外学者、资深媒体人、漫画家、编剧围绕中国故事的创新发展、海外传播、品牌打造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大家认为，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已具备了走出国门的深远目光和文学气象，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儿童文学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教鹤然）

专家探讨少儿科普科幻创作方法

本报讯 11月26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协办的“发掘少儿科普科幻创作及出版潜力，助力科普科幻高质量发展”主题沙龙在京举办。刘慈欣、王晋康、王泉根、韩松、吴岩、吴季、李晓东、郭艳、王卫英、周群、姚利芬等十余位科幻作家、评论家、教育家围绕何明瀚的少儿科幻作品《恒星异客》，共同探讨、发掘少儿科普科幻创作出版的意义，探索发展科普科幻教育应以怎样的方向和新路径。活动由知识出版社总编辑张京涛主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刘祚臣就中国科普科幻教育事业的发展发表了看法。近年来，少儿科普科幻读物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段，这不仅要求作者要以科普知识

为基础展开想象，也应该兼备艺术性和教育性，实现扎实的科普知识和童心童趣的可读性的有机融合。

何明瀚的少儿科幻作品《恒星异客》是一部以中国孩子为主人公的“太空史诗”少儿科幻作品，有着浓厚的中国元素，为孩子们构建了一个真实又恢宏的宇宙体系。与会专家以该作品为例，就少儿科幻作品创作的方法和评价标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科普科幻教育应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核心，要注重少儿科幻创作的儿童主体性、文学性、科普性、娱乐性和教育性。积极推广科幻文化，发展科幻教育，培养科学思维，打造科幻产业生态是当下的重要课题。（教鹤然）



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